

古舟寄潮聲

陳卓

文學漢林

2026年某天，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。

入夜的展廳寂然無聲，碩大的玻璃展櫃內的南宋沉船殘骸，在昏沉光影裏蟄伏多年，紋路深處凝着一縷幽藍微光，微弱卻執拗，似七百年未曾停歇的靜默呼吸。

密閉展廳本無海風，此刻卻有一縷裹挾千年沉香的微涼氣流穿隙而過，拂過船木，令那點幽光輕輕震盪着。

剛從省會科研所回到故鄉的丁嶼，捋了捋一頭天然鬚髮，把戴着手套的指尖懸於玻璃之上，未觸分毫，心底已漫起沉重的宿命沉涼。她是晉江陳埭丁氏蕃客後裔，此次回鄉還特邀請身旁正在掃描校準數據的專業同行郭硯，郭硯亦是百崎郭氏異族傳人。兩支從阿拉伯、波斯融入的千年血脈扎根古刺桐，融入華夏山海，冥冥之中，似乎早已與這艘古船的未解宿命緊緊纏綿。

「看，船體檢出異常共振！」一向內斂的郭硯往自己高挺的鼻樑上推了推眼鏡，發出驚嘆，驟然刺破了沉寂。儀器屏幕上，沉船三維模型的木質紋路間，幽藍光點竄動震盪。最近，這種異象極具規律，每至入夜滿潮時候便爆發，磁場波動完全脫離目前的海域常態，展櫃四圍上下飄浮着零星的琉璃光屑和枯碎香塵。

這艘拼合了半個世紀的宋代漢蕃大船，是從七百年前又深又闊的古刺桐後渚港，如今因長久向海淤進成為了一片灘塗底下撈上來的，遺存載異域風華，榫卯藏閩地匠心，封存着宋代

鮮活的萬國通商盛景；因為沉寂久遠，船的木封印鬆動了……

「古船修復了那麼多年，現在居然蓄勢輻射出磁波，究竟是怎麼回事啊？」郭硯和丁嶼對視了一下，神色凝重地問她，也像在問自己。

丁嶼激動的目光轉向船舷斑駁的阿拉伯草書私印，這處匠人家族的印記，至今無人破譯過。但是她深耕兩族族譜學問，丁、郭兩家傳世古籍皆有一處一模一樣的空白缺頁，祖訓隱晦留筆：「咸淳歲末，舟沉禁書，世代勿記。」

地方志與市舶殘卷曾零星載錄：南宋咸淳年間，有位阿拉伯匠人阿敦曾督造巨船福船，冠絕刺桐。可筆墨也至此而止。唯有眼前這艘沉舟，是殘缺史實唯一的活體佐證，或許深藏着被時光掩埋的真相。

「無侵蝕痕跡，是定向鎖死的記憶共振——沉睡七百年代的船木時光，正在自主解封。」她用顫抖的語音斷言：「它在等我們。導入古阿拉伯航海秘韻吧！」

這是兩族先祖口傳千年的無字音階，適配古船記憶共振的解鎖密碼，祖輩誠訓，非解大謎不可輕啟。隨着丁嶼和郭硯古樸韻律緩緩流淌，觸碰到船木的刹那，船體紋路半面瑩光奔湧，半面沉暗如銅。展廳裏明暗頻閃，儀器的屏幕藍光轟然炸裂，隱隱約約傳出浪濤轟鳴，帆索崩響、水手疾呼混雜的聲音，詭譎又真

切。時空刺那重疊。七百年前的古刺桐山海、舟船人事，藉着船木封存的時光殘像，破壁現世——一位匠人阿敦的過往，緩緩清晰：

他是扎根古刺桐港數十年的波斯人，年少跨海定居，他融閩南榫卯隔艙之巧，握阿拉伯抗浪造船之術，冠絕一時。這艘大船是咸淳刺桐的福船，正是由阿敦親手督造的。數年間往返南洋、西亞，履萬頃風浪，載萬國物產，是聯通絲路、擄起港城榮光的遠洋福船。阿敦還是位資深水手，他常與這艘大船相伴橫渡大洋，此番航行是搭乘它歸返西亞故里後，再滿載了通商碩果歸來第二故鄉泉州。

萬里航程將盡。阿敦憑舷遠眺，洛陽橋枕波臥浪，開元寺雙塔凌霄，刺桐港內舟楫如星羅棋布。阿敦喜從心頭來，切切盼望着早些與妻兒團聚，不料竟禍事降臨！

彼時已近黃昏，近海臨時航標錯位失準，誤導了航線。阿敦雖然察覺異變，全速指揮調帆穩舵、避險抗浪，卻因那錯誤的航向，暗流裹挾失控，龍骨撞上海面下的礁石崩裂，海水立刻倒灌。這艘冠絕刺桐的福船，終究被後渚港洶湧的波濤吞沒。

阿敦落水之際，死死攥住親手雕琢的船舷。故土燈火近在眼前，半生守護的古港咫尺可望。他心底清明：非船不堅，非匠不精，唯是時代局限與山海無常，釀此無解遺憾。他更深知，刺桐乃大宋通商門戶，一旦真相疏漏外

洩，必致商旅惶懼、商貿凋敝，毀了萬國商旅心中的祥和良港。無奈之下，他將航標失準、突發海難的全部真相，連同半生匠心、跨海歸情與未竟理想，盡數封藏進了船木肌理。

海難之後，官府果然為穩固通商大局，將人為疏漏與自然海難複合的真相抹平，統歸「天災」定論。這段往事隨之隱入史筆空白，只淺淺記過匠人與名船的曾經……

藍光刺那坍塌散盡，幻境碎裂歸零。展廳重歸寂靜，丁嶼與郭硯默然佇立，心底翻湧着震撼與酸澀。原來泉州的千年繁華從來不是某些史料的堆砌，也非完美無瑕，其中藏着山海無常的宿命、時代局限的缺憾，以及一城人為守護煙火而選擇的溫柔誠懇。

郭硯輕撫古老刻痕，心生敬畏道：「古刺桐的萬國風華從非天賜，古船發出共振並非是躁動，是執念未歇。」

丁嶼把俏麗的臉龐輕貼玻璃，仿若觸到七百年前拂過船舷的海風，說：「阿敦先祖，你們的船，終歸到家了。你們的遺憾，我們讀懂了。你們守護的繁華，我們守住了。」

博物館外的潮聲不息，恰似跨越時空的文脈不息。滄海更迭七百多年了，洛陽橋枕浪如故，雙塔臨風依舊，刺桐山海風骨未改。

郭硯昂頭一語，點破餘韻：「或許，阿敦的後人也未遠去，就藏在這片山海街巷裏呢！古往今來，『愛拚才會贏』一直是泉州人骨子裏的天性啊！」

(作者為中國作協會員)

月河

周家海

船聲燈影，粼粼波光

曾經的月亮

並未隨河水遠走

如今的它

仍然喜歡悄悄地從天上

一頭扎進月河中沉浸、飄浮

夜幕降臨，光影婆娑

千百年來，月河的美

被輕柔的流水聲吟哦

被無數人的眸子和心

以及夢境——

咀嚼了一遍又一遍

君不見，人潮如湧

趨之若鶩，摩肩接踵

無數人在月河景區遊覽

欣賞風景、品嚐美食

無邊的夜色和白月光

怎麼都淹沒不了他們的身影

呼朋引伴、蜂擁而至的遊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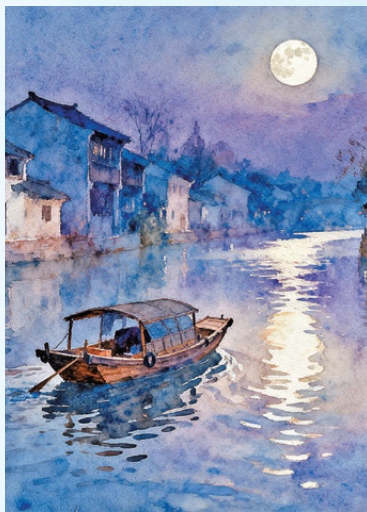
踏破了古色古香店鋪的門坎

踏不破的卻是腳下的石板路

古老而又煥新的月河美景

最後被快樂和難忘的記憶

逐一定格，打包帶走……



● 船聲燈影，粼粼波光。AI 繪圖

時代詩行



春夜雨至，讀詩悟平生

窗明風和

王志堅



● 珍貴的從不是春雨本身。

AI 繪圖

昨夜將近十點，我坐在書桌前隨手翻閱一本舊詩集，窗外忽然傳來沙沙聲響——竟是今年的第一場春雨，悄無聲息地落了下來。

我住在一個不新不舊的小區，十多年前的電梯洋房，窗框間的縫隙已不太嚴密。雨點敲打在玻璃上，聲音清脆透亮，格外清晰。雨勢不大，細細密密地斜織着，打在空調外機、樓下香樟的枝葉上，噼里啪啦與窸窣窸窣交織在一起，反倒生出幾分溫柔。我索性合上書，靜靜坐着，專心聽這場不期而遇的春雨。

雨聲裏，杜甫的《春夜喜雨》忽然浮現在心頭。說來慚愧，這首詩自幼便能熟背，卻始終只是停留在字句間。直到昨夜伴着簾間雨聲，我才第一次真正讀懂了詩裏的情意與光景。

「好雨知時節，當春乃發生。隨風潛入夜，潤物細無聲……」

閉眼遐想，詩中的畫面緩緩鋪展在眼前：成都郊外的春夜，田間小徑一片漆黑，江面上孤舟輕泊，船頭漁火在風裏明滅搖曳。沒有人知曉春雨是何時降臨的，它不聲不響，滲入泥土，潤澤返青的麥苗，輕撫含苞的花枝，無聲無息，卻遍灑人間。待到清晨推門，整座城池繁花盛放，紅粉相間的花枝被雨水壓得低垂，花瓣上綴着晶瑩的水珠，鮮靈飽滿，滿眼都是生機與歡喜。

杜甫寫的是雨，細細品味，寫的更是人間煙火裏的普通人。

我由此想起樓下早點攤的老周。他今年六十三歲，下崗近二十年來，每天凌晨三點半準時起床，揉麵、生火、磨豆漿，靠着一方小攤，默默供出兩個大學生。有一回我早起買豆漿，問他常年這般辛勞累不累，他搓着沾滿麵粉的手憨厚一笑：「累啥呀，過日子，本就是一天一天踏實過出來的。」

這句話我記了許多年。每當覺得生活艱難時，老周凌晨點亮的那盞燈，便會浮現在眼前。那一點微光從不振揚，卻比任何道理都更有力量。

身邊不少朋友常抱怨日子不易，育兒的操勞、房貸的壓力、職場的競爭，讓人喘不過氣。可抱怨過後，第二天依舊按時送娃、上班、加班，沒有人真正停下前行的腳步。

那不正是詩中「隨風潛入夜」的模樣嗎？

生活裏的困頓，有時就像「野雲俱黑」的夜色，黑壓壓一片，望不到盡頭。可走着走着，總能遇見一點光亮：或許是孩子滿分的試卷，或許是深夜歸家時一碗溫熱的湯，或許是小區門口徹夜不熄的路燈。那光亮微不足道，卻足以支撐我們繼續往前走。

去年春天，我去醫院探望一位剛做完手術的朋友。他身形消瘦，卻指着窗外雨中抽芽的樹木對我說：「你看，樹都發芽了，我也得趕緊好起來。」

那一刻我忽然懂得，這首詩之所以流傳千年，從不是因為辭藻華麗，而是它道盡了中國人刻在骨子裏的堅韌：無論日子多苦，始終心懷希望；無論夜色多濃，始終相信天會放晴。

雨還在靜靜飄落，我起身泡了一杯茉莉花茶，這是父親生前最愛的味道。茶香與雨聲相融，我忽然想起兒時，每逢春雨，父親總會念叨：「春雨貴如油，下得滿街流。」那時年少不解其意，如今才明白，珍貴的從不是春雨本身，而是此刻靜坐聽雨的安然心境，是被一句舊詩觸動的柔軟情懷，是風雨裏依舊認真生活的普通人，是即便步履蹣跚，也從未放棄前行的我們。

窗外的雨聲漸漸輕緩，漸漸稀疏。

想來明日定是個晴好的春日。我已經在心裏期許，清晨一定要出門走走，看看樓下香樟抽出的新芽，看看小區裏玉蘭是否綻放，看看這場春雨澆灌過的大地，又迎來了怎樣一整個春天的繁花。

窗外的泡桐

余娟

指間歲月

老屋的窗框是木頭的，漆皮剝落得厲害，像一塊曬乾的橘子皮。窗櫺是細長的豎格，透過它往外看，視線被切割成幾條平行的窄帶。每條窄帶裏，都盛着半棵泡桐的影子。

那樹長得極是潦草。主幹並不筆直，有些向西歪斜，像是被早年的風颳過，或是被誰不經意推了一把，便一直保持着這個姿勢，固執地斜着。樹皮粗糙，裂着深褐色的口子，像是老人手背上暴起的青筋。春天還沒站穩腳跟，它便急吼吼地爆出來。花是淡紫色的，一嘟嚕一嘟嚕地垂着，倒像是掛在枝頭的舊鈴鐺，風一吹，卻聽不見聲響，只看見影子在牆上晃。

我小時候是不太喜歡這樹的。它不夠挺拔，不夠清雅。比起院角那株修剪得圓潤如球的黃楊，或是鄰家院牆上攀援而上的紫藤，它顯得太過粗鄙。它的葉子大而毛糙，像張粗糙的砂紙，落在窗台上，積着一層薄灰。花開得繁盛時，倒也熱鬧，可花謝之後，落得滿地都是，黏糊糊的，踩上去便是一腳紫漬，掃也掃不淨。母親總在清晨掃地，竹掃帚劃過水泥地，發出「沙沙」的聲響，把那些落花聚攏成一小堆，倒進牆角的垃圾箱裏。我隔着窗看，覺得這樹，有些多餘。

那年我高考失利，整個人像被抽了筋骨，終日蜷在房間裏，對着牆壁發呆。窗外的泡桐正開得如火如荼，淡紫色的花影透過窗格，投在書桌的稿紙上，斑駁得像誰打翻了顏料。我煩躁地把稿紙揉成一團，扔向牆角。母親推門進來，沒說話，只是默默地撿起紙團，撫平了，放在桌上。她轉身走到窗邊，推開那扇吱呀作響的木窗，一股帶着泥土和花香的風便湧了進來。她伸手折



● 那花像是掛在枝頭的舊鈴鐺。AI 繪圖

了一枝泡桐花，遞到我面前。花枝還帶着新鮮的斷口，汁液微涼，沾在我的手指上。母親說：「你看，這花多實在，不講究姿態，只管自己開。」我低頭看着那枝花，淡紫色的花瓣邊緣有些微卷，卻依舊努力地舒展着，像一張倔強的臉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覺得，這樹，倒與我有些相似。

後來我離家求學，每次歸家，總要先看一眼那棵泡桐。它依舊斜着，依舊粗糙，卻愈發茂盛了。樹幹上的裂紋似乎更深了，卻也更顯出一種滄桑的韌勁。春天來時，它依舊搶先開花，把半個院子都染成淡淡的紫色。母親親舊會在花落時清掃，只是動作比從前慢了，腰也彎得更深了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她佝僂的背影，忽然想起她曾說過的話：「這樹，不挑地，不挑人，

只要給點陽光雨水，就能活。」我忽然覺得，這樹，倒像是母親的影子。它不善言辭，不懂修飾，只是默默地立在那裏，用它那歪斜的枝幹，為老屋遮擋着風雨，為窗內的我，投下一片陰涼。它不求回報，不問歸期，只是年復一年地，把春天的消息，悄悄遞進窗來。

如今，老屋的窗框已換了新的，泡桐樹也因年久被砍去，只留下一個光禿禿的樹樁，像大地上的一個句號。可每當我看見窗外的樹影，或是聞到空氣中那股熟悉的花香，我總會想起那棵泡桐，想起母親。它不像玫瑰那樣嬌艷，不像松柏那樣挺拔，卻有着一種最樸素的堅韌，最實在的溫暖。我把春天，種進了我的心裡，也把母親的愛，刻進了我的骨子裏。

日子，或許就是這樣，不求華麗，只求實在。像那棵泡桐，像母親，像我們每個人，在平凡中，活出自己的模樣，留下自己的痕跡。